



我的童年

周军



我的童年

萧 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雷 雯

封面设计：徐晓丽

我 的 童 年

萧 军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1/32·印张 48/16·插页4·字数104,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0

统一书号：10093·472

定价：0.60元

《我的童年》初版 前 记

萧 军

每个人全有他们的童年，每个人在生活中全有着自己的悲、欢、离、合，幸与不幸……因此每个人把自己的历史认真地写出来，全可能会成为一部感人的“杰作”！——我是这样认为的。

由于我是个文艺作家，已经有了几十年写作的历史，发表过若干篇文章和出版的著作，因此有些读者对于作者本人生活经历就想多知道一些，好参酌作品中的“真实性”，这是可以理解的。本来任何一位作家的作品，他取用了任何题材，描写了任何人物和故事，从广义来说，它全要通过“自己”而再现的。不过，这种“再现”，它全要通过自己的咀嚼、消化而再现。蚕吃了桑叶；蜜蜂采了花蜜……它必要添加上“自己”的一些东西，才能够成为丝，成为蜜……

一个作家，他不能尽吐一种颜色的丝；或者尽酿一个味的蜜，因此他们的工作比蚕和蜂要复杂一些。蚕离开桑叶、蜂离开蜜源是否还能够吐丝或酿蜜？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个作家却比一条蚕，一只蜂……食源和蜜源……要广阔得多，因此他们的“成品”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才不致流于单调。

自从我正式从事写作工作以后，我就有意识地寻找“食源”和“蜜源”了：留心各样的事情，观察、研究每一个引起兴趣的人，——不管他们是美的和丑的；可爱和不可爱以至可憎与可恨的。那种仅是单纯的、“自在的”材料来源已经不满足了，就要进一步“自为的”要寻找能够寻找到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可以给与一位初学写作的人一个启示，不要以为有一点“自在的”生活材料，就能够挖掘一辈子“坐吃山空”，要不时地寻找新的来源，而且要能够掌握这新来源……

我的生活是比较复杂的，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已经是七十几个年头过去了。由满清末年到军阀割据，到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到国民党统治，以至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各样的事，各种各样的人，经历过，见过许多了，因此对任何事情的发生，任何人物的出现和转化，已经不再感到稀奇或惊讶。有些事和人全好像全似“古已有之”的样子，当然这决不是简单的“循环论”，一切事还是在进步着的，不过是比较慢一些罢了。

《我的童年》是我的生活过程中一部分，是由我的出生到十岁时期的一部分。也可说是由乡村到都市的一部分。从这一部分的生活中，也可看到我所处的社会——军阀割据社会中——的一角。在这一“角”的社会中，产生了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人”。

这《我的童年》原名为《我的生涯》，原来继续发表于一九四七——四八年在哈尔滨我所主办和主编的《文化报》上，已经是近乎四十年间的日月过去了。如今《北疆》又发表它，而且还要印成单行本，这是我意料以外的事。

我对于自己所写过的文章和书，总是把它们做为一个“过程”的产物而看待的，这《我的童年》也没例外。至于它们将来的命运

如何，我从来不大想它们，也从来不想像做任何人的“榜样”，同样我也不想“完全”学什么人。

我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人，做过一些具体的事，——如此而已。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卅日夜，

于北京团结湖。

前 记

每一次随便到什么地方和大家谈谈问题，最后常常总要遇到这个题目：“请把你的生活经历说一说”。我也确实说过不止一次，自己也确实感到有点麻烦，因为再好的歌曲也不能够总唱。何况自己那一点生活历史，别人初次听来也许有些趣，如果每次都讲，就无味了。不过盛情难却，人家既然对你要求，就算瞧得起，如果太推辞，就有点“搭架子”的嫌疑，不然就是有不可告人的事。为此缘故，索性我就把它们约略地写出来吧，将来谁再问，我就请他读《文化报》，一举数得。

我在这人间已经生活了四十年。若按自己工作成就以及年龄来说，实在没有写《自传》的资格和必要，还太早一点。但是若把自己做为一个“人”，这四十年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又将怎样生活过去？我给这人间一些什么？这人间又给了我一些什么？……检讨一下是可以。为了爱我，爱过我和我所爱过以及正在爱着的人们，为了我所恨和恨过我或正在恨着我的人们……我要把自己尽可能真诚地写出来：不管它是耻辱或光荣，卑鄙或崇高……我愿有这勇气。当然我毫无意思在这里写《忏悔录》或“牛皮经”，以致对任何人，任何事做可耻的报复，只是要写出一个“人”，一个具体的人和他所处的“人间”一些关联而已。

世界上还有比爱而不能爱，恨而不能恨，生而不能生，死而不能死，乐而不能乐，哭而不能哭，骂而不能骂，打而不能打……的事更痛苦的吗？

世界上还有比自私自利，人吃人，人杀人，人欺人，利用权势，欺压弱小，侮辱妇孺的事更丑恶的么？

世界上还有比无私的，人爱人，人救人，人教人，人信人，人提高人的生活和灵魂的事更美丽的吗？

世界上还有比无私的战斗的勇敢更值得称赞尊崇的吗？

世界上还有比为自己所信服的真理，所信服的人，所信服的事业，所信服的美（万事全应以不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为前提）工作一生，或战斗而死更悲壮的吗？

生命啊，你流罢！更勇敢开阔地流罢！——但第一你要习于“真”！

生命啊，你流罢！——要从痛苦和打击中吸取你的力量！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夜。

第一章 母 亲

母亲生下我七个月就死去了！她是被父亲一次残酷的鞭挞之后，吞食鸦片自杀而死的。听说她那时只有十九岁或者二十一岁。

“你长大干什么呀？”

“给妈妈报仇啊！”

“你知道你妈妈是怎样死的吗？”

“喝大烟死的。”

在我刚刚有了记忆，邻人们常常玩笑般的引逗我说。听了我的回答，他们和她们似乎有了某一种的满足，就要哈哈大笑一场。我不懂得那时候我的小小的心灵是痛苦？是悲哀？我也不知道“给妈妈报仇啊！”是什么人教给我的，还是自己想出来的？但终于被父亲听到了。一次，他把我扯到他的面前，眼睛是那样锋利而残酷地盯着我的脸说：

“这话是谁教给你的呀？”

“我自己！”

“以后再也不准这样说。再说，我就打死你这小坏种，你不是我的儿子！”

父亲真的当人宣布了他不喜欢我，他不稀罕我这儿子了。可是我并不为了他这恫吓而改变了自己的主张。如果有人问我：

“你长大干什么呀？”

“给妈妈报仇啊！”我依然是这般回答着。因为在我那时的观念中，不独“母亲”这两个字和意义对于我是无关的，“父亲”这两个字和意义对于我更是无关的。我愿意见到任何人，却不愿见到他，不管他对我是偶然的爱抚或亲近，我却永远惧恐和憎恶他。甚至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象由春天一下子跌进秋天，我要逃跑啊！我不愿见到他！永远也不愿见到他啊！那时候我唯一快乐的窝，是象一只小鸡雏似的永远跟随在祖母或祖父以及五姑姑的身旁。（我祝福这二老死去的灵魂安定！我将来还愿回到故乡能见到五姑姑一面。）

妈妈长得什么样呢？我不知道。因为她并没有照像或画像留下来，只是偶尔从邻人或者和她有关的亲属以及姊妹行那里，听到一些零零碎碎关于她的描写：

“这孩子的眉毛和嘴有点象他妈，眼睛却不象了。他妈妈是一双长睫毛大眼睛，又黑又亮，眉毛和头发黑得象墨染过一样，这孩子的鼻子和眼睛却象他那丑爹。”

父亲是生有一双单眼皮近乎三角形棕色的小眼睛，一条直鼻子。我如今从镜子里看起来，自己也确实象父亲当我现在这般年龄时的样子了。只是我的眼尾比他吊些，颧骨比他高些，颊骨也比他扩大些，他是近乎三角型的脸，我则是长方形。

母亲太早的家族我不清楚，只知道是个官宦人家。她的祖父姓顾，外号“顾庆老爷”，曾做过前清时义州城的“四门提督”，如今义州城东大约还有她家的坟茔。我的外祖父曾读过书，做过“师爷”之类，后来得疯病死了，临终时曾嘱咐过要把女儿嫁给平民人家，所以才能嫁到我们家。

记得，当我八九岁的时候，因为家里破产了，随着祖父逃债外乡，从蒙古回来，曾在外祖父家住了一夜。我的一个舅父还在，

当时大约有三十多岁，身材不太高，如今我已记不清他的面貌，那时候他已经沦为小商人，做“货郎担”了。我也还记得那宏大的城堡似的院墙，庙宇似的房屋，但已经卖给了别人，他自己只留下三间小房住着。有一个高身材长得很美丽的续弦舅母，两个表姊妹，她们对我全很亲切。

早晨，舅父送我们启程，走了一里又一里，已经快接近义州城了，在一片有围墙的大坟场近旁他才停止住，从怀里掏出一串用红绳串着的铜钱来，交给祖父说：

“给孩子在路上买点什么吃罢！”他的声音哽咽住了。

“你妹妹留下的只有这条根了！”祖父指着骑在驴背上的我说。

“愿你们好好把他教养成人罢！”舅父开始哭了。

我和祖父已经走得很远，我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后来祖父告诉我，那片坟场就是顾家的坟场。松柏树木虽然还很森严，垣墙却已经有些荒凉残破了。因此，我家虽然是平民，一般人却很以为有那样的外祖父家为骄傲。他们称赞我有好根源，将来必有一番发达。更是那位曾为我父母做媒的红眼边，我叫他做姨夫爷的杨广元，每次我到他家，总要把我外祖父的门阀和光荣给我述说一番，这使我全感到一种羞惭，不愿到他家去了。可是我那瞎了眼睛的姨姥姥（她是我外祖母两姨姊妹），却真正关心我。每当我到她家去，总要把我叫到她身边，摸着我的脑袋，鼻子和眼睛。说着，由欢喜到流泪，说着妈妈的长相，脾气，家世，一直说到她的死。

“……那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日子啊！头一天晚间我们这里杀猪，请她来吃血肠，抱着你，欢欢喜喜地来了，谁知道第二天早晨就……就听到这凶讯啊！”她每次总要流泪一番，虽然她的眼泪并不很多。但她却从来对我父亲没有说过抱怨的话，对于我

祖父和祖母以及家人，却有着不满，她认为他们太逼迫她。一直到我入了“军官学校”暑假回家去看她，她也还是那样摸着我的脑袋和眼睛……说着，哭着：

“如今你长大了啊；好好出息一番，也不枉你妈妈生你一场，——你为她上过坟了吗？”

“上过了。”

我虽然从小就不大相信鬼神，但是每次回家，我也还是要为妈妈烧一次纸钱。我也从来没有象姐姐在妈妈坟前那样痛哭过或流过一滴泪，只是感到一种空漠漠的哀愁，觉得自己在这人间是空旷而孤独的，和谁也没有关联。当我坐在坟边石头上，看着那由急速而渐渐缓慢燃烧着的纸箔，看着那轻轻飘飞去的灰片，我也曾幻想过“阴间”。也曾幻想过妈妈会从坟墓里笑着走出来，领着我回家去，从此，我也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有“妈妈”可叫了！

因为妈妈是“横死”的，她便不能葬入正式的祖坟。我们是村中的大族，坟场也是大的。它位置在村后一带山岗中间，没有高大成材的树木，除开一些黑色岩石而外，再就是生满荆条和灌木，在夏天它们就开放一些带有香味的紫色小花。

妈妈的坟，是被安置在祖坟场外边右前方一处小山丘上。因为死的季节是冬天，土地冻凝得象石头，刨掘不下去，加上石头又多，棺材再大……因此它就如浮丘在那里一般。家人们还等待我将来做了“将军”，父亲死了，给他们并骨安葬，那时候，母亲的骨殖就可以进入祖坟，从此也不再被当做无主的“孤魂”在外面被欺侮游荡了。

母亲啊！在生前你被欺侮，死后也还要被歧视！我开始懂得这人间！一颗小小复仇的灵魂，它开始由柔软到坚硬，由暗晦到晶明，在我的血液中被滋养，被壮大起来了！——它一直陪我到今天。

第二章 故 乡

我的故乡并不美丽，只因为它曾经生养过我，有时还怀念它。

这是属于辽西省松岭山脉附近一所不算太小的山村。它约有二、三百户人家，名字叫下碾盘沟村。另外还有个上碾盘沟村，彼此距离有八里路。这村名的由来我不知道，也许这里曾经出过碾盘石，或者就以此而得名吧！它本身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历史或故事流传下来，大概和附近村庄的历史差不多，全是由关里山东、河南、直隶一带来的移民或被发配的罪犯们所开创起来的。我的祖先据说就是由山东移来，已经有了十三、四代的历史了。

有一条约占一里宽阔的大河床，东西贯穿着，这河床大部分是干空的，充满了各色圆滚滚的石子，或是被磨得很菲薄光滑的石片。平时只有一条约莫五丈宽，二尺深的小河经常在流着。水是清湛见底的，也有一些小鱼，在某一处崖角也能汇成一丈来深的小潭，供给孩子们夏天游泳，也能够淹死人。但是一当夏天有了连绵的大雨，这河流就要横行了，它不独要充满了整个的河床，而且还要侵进村庄，听祖母说我们过去的家就曾被这河水冲洗过一回，失去了所有的牲畜和东西。老人们是相信有河神的，他们

认真地描写着当河水暴涨时候的情景：

“象千军万马在那里喊叫啊！到处是红灯，到处是戴红缨帽的人。神在喊叫着什么人的田地，什么人的房屋该冲不该冲的；果然啊！第二天一看，人们认为该冲的却什么也没动，认为冲不到的地方，却成了“河身”了啊……”

他们把鼇叫做河神，平常凡是河边有田地或有房屋的人，他们总要用石头叠成一座小庙，用木牌写着“河神之位”在供奉着。轻易是不喊“王八”这两个字眼儿的。

河床对岸是一带高低不一，连绵不尽的山岭，正对着村庄有一架由若干小山丘拱叠成一座很端正象埃及的金字塔又象一尊跌坐着的弥勒佛泥胎似的大山。这山正中间有一条长长的沟谷一直伸长到河边，山上的雨水就由那条长谷里倾流到河里来，平时它也是干涸着的。

村庄，是位置在河这岸一带较低的山岭前边的平原上。从上边投视下来，它就象一具贴着地面灰色或绿色的大蝙蝠，两翅狭长而尖锐地伸展着，后身一直延长到山脚，村中的树木就象它的绒毛一样……

我的家正当这蝙蝠底头，它坐落在这全村最前面又是最中央，地势微微隆起。大门的方向正对着从前山伸下来的那条谷口，因此人们全说这是个不祥的地方，容易冲来灾祸的家宅，要出不祥的子弟……但我们家里的人却并不十分相信它。

“一福压百祸啊！”这是祖母常常用以回答人们好意或恶意的警告。她是相信神的力，但更相信人的力的人——祖母啊！你是第一个给我勇气和雄心以及向人生战斗力量的人啊！我永远怀念着你啊！

第三章 家 族

祖父的身材高大，象一个老年的英国人或是犹太人。他有一个拱起的大鼻子，脸色又很黑，也很爱钱，从来不大笑，也不随便发脾气，走起路来的速度几乎永远是同一快慢，两只眼睛虽然不算小，可是那眼脸是厚而沉重的，永远下垂着，轻易不抬起来看一看任何人或任何事物。他给人的印象是沉静、自尊，无论什么时候全有着自己一定的主张。

祖母和祖父恰恰是一切相反的；她身材短小，热心肠，明快，勇敢，喜欢讲话，容易发善心，爱流泪……有时竟是显得喜怒无常和有些浅薄以及自负得使人难堪，近乎夸大狂。她具有着一幅端正、明净、宽大的前额，一条高而直的鼻子和一双深而亮棕色的鸽子似的小眼睛。在我记得她的时候，牙齿已经开始在脱落了，头发已近乎灰白，脸色黄黄的，因为她不独操劳一生，而且还生过十个孩子，其中有一个中途死去了。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那时候虽然全是六十左右的老年人，却永远像一对少年夫妇那样彼此不相让：争着，吵着，相骂着，以致于殴打起来。结果常常是由他们的儿女组成临时“法庭”，评判是非。祖父总是无言地听着，而祖母却常要感到这些“法官”们评判得不合理，要噪骂起来：

“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全是那老东西（指祖父）的坏种子，全偏向他……我用得着你们这些毛芽子来教训我吗？你们说，你们哪个敢说不是从我肠肚里爬出来的？我是你们的后娘吗？啊？”

听凭她的叫或骂，叔叔和姑姑们还是嬉皮笑脸半玩笑半认真地责备她，驳说她。……因此正当她噪骂得很起劲的时候，有时竟能够“噗哧”或是不能自禁地“格格格”大笑起来。嘴里虽然还在骂着，骂着……可是怒气却一股风似的不知飘到哪里去了。婶子们也要别过脸去笑，趁此机会，我常常是一只跳蚤似的滚进她的怀里去，虽然她嘴里还在骂着：

“滚开！小坏种，我一个也不要你们！”可是她已经把我搂过去了。一天的风云到这里算是开始了澄清。

这“法庭”中说话最严正和最尖锐的应该算是五姑和四叔。因为他们是祖父母最小的儿女，五姑那时还没出嫁，四叔也没娶亲。至于我父亲或其他叔叔姑姑虽然偶尔也赶上参加这“法庭”，但他们总是看风使舵的，唱唱帮腔，看看祖母不致于真的动怒了，才冷言热语地说两声，否则就笑嘻嘻地坐在旁边不作声，至于婶母们就只有旁听的权利的。

祖父和祖母几乎什么全象是对立的。所有长相，性情，对人的态度，说话的声音……如果说祖父是一个冷静的哲学家，祖母应该是个热情奔腾的诗人。人们虽然尊敬着怕着祖父，但对他却缺乏爱；对祖母却不同了，虽然谁全敢批评她，说她脾气坏，喜怒无常。但全知道她心肠热，全是无隔阂地爱着她。这是个有名的“心慈面软”、“刀子嘴巴豆腐心肠”的人。我的父亲和大姑母就承受了她这体性，在这一点上，我也禀赋了祖母若干这性情。因此在这人生的路上，我也曾遭受了若干的误解和创痛！但是我却一直不愿学祖父那样的人，虽然他爱我胜过所有的孙儿，我也真诚的爱着他，可是我们在体性上是不同的啊！

祖母这是位稀有的勇敢、泼辣、明理、乐观、善于言词的人。凡是我们家中一遇到较大的变故或是什么难解的关头，祖父常是避开了，一切的人全走开了，这时的祖母常象一个单枪陷阵的将军似的左冲右突着，直到她杀开了一条血路，或是天下太平了，祖父他们这才走出来，这时候的祖母又将被批评，被嘲弄，……一直到气得她大骂起来。

“你们这群废物东西，就会在背地里说风凉话啊！”因为她过度自负，过于天真地居功……因此她的“功”就常常在“脾气不好”这冷冷的字眼下面，轻轻地被人们给抹煞了。但是下一次她却并不为此而失却了勇气或是灰心。

在祖母九个儿女之中，我父亲是第一个男孩。在他前面还有我的三位姑母。不过她们都出嫁得很早，也不常来住娘家，我对她们的感情很淡薄。她们似乎也不怎样关心我。姑母之中只有四姑和五姑比较关心我，更是五姑，我在十岁以前，在她没出嫁的时候，几乎全是在她的教育、管理和照顾下而长大的。她对我具有着一种母子似的感情。她虽然疼爱我，关心我，但管理起来却很严厉，我并不怕祖母，却怕她，她也并不打骂我，只是不理我，或是自己去哭了！我从小虽然顽劣得透顶，杀打不怕，但却怕女人的眼泪，更是爱着我的或我所爱的人的眼泪啊！因此我小的时候，很羞耻于和女孩儿们打架或相骂，尽可能我是退让和尊敬着她们的，更是愿意做她们的保护者或为她们服务，以致显英雄在她们的面前，因此吃了苦头也甘心乐意。

我的这条性命，几乎是五姑保存下来的啊！因为听人说，当我母亲吞食鸦片自杀的时候，我正在她的怀里，她准备把我也毒死。大概因为鸦片味道太苦，我不肯吃，而且哭叫着，抹了满嘴巴。正当这时候五姑来了，抱走了我，她并不知道我母亲已经吞食了鸦片和正在企图毒死我，——她那时还只是一位十三四岁的